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一回 三首詩寫書門大意 十觥酒賀聖教功臣

昔人已乘白雲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晴川歷歷漢陽樹，春草青青鸚鵡洲。
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！

這首律詩，乃唐詩人崔顥所作。李太白是唐朝數一數二的才人，亦為之擱筆。後人遂把這詩來冠冕全唐。論起崔顥的詩才，原未能優於太白；只因這一首詩做得好，便覺可動身分，比青蓮尚高一層。固是太白服善，亦緣這詩實有無窮妙處，故能壓倒青蓮。無奈歷來解詩之人，都不得作詩之意，自唐及今，無人不竭力表揚，卻愈表愈蒙；崔顥的詩名日盛一日，其心反日悔一日。直到本朝成化年間，一位道學先生，把這首詩解與人聽。然後撥雲見天，才知道青蓮擱筆之故。作者之心，遂如日臨正午，月到中天！正是：

不得驪龍項下珠，空摹神虎皮中骨。

這詩妙處，全在結末二句。從來解詩者，偏將此二句解錯，所以意味索然。何嘗不眾口極力鋪張，卻如矮子觀場，癡人說夢，搔爬不著癢處，徒惹一身栗塊而已。道學先生解曰：「此詩之意，是言神仙之事，子虛烏有，全不可信也。昔人已乘白雲去，曰已乘，是已往事，人妄傳說，我未見其乘也。此地空餘黃鶴樓，曰空餘，是沒巴鼻之事，我只見樓，不見黃鶴也。黃鶴一去不復返，則白雲亦千載空悠悠而已！曰不復，曰空餘，皆極言其渺茫，人妄傳說，毫沒巴鼻之事，為子虛烏有，全不可信也！李商隱詩：青雀西飛竟未回，君王長在集靈台，疑即偷用此頸聯二句之意。晴川歷歷，我知為漢陽樹；芳草青青，我知為鸚鵡洲。至昔人之乘白雲，或乘黃鶴，則渺渺茫茫，我不得而知也！癡人學仙，拋去鄉關，往往老死不返。即如此地空餘黃鶴樓，而昔人竟永去無歸，我當急返鄉關，一見父母妻子，無使我哀昔人，後人復哀我也！故合二句曰：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！愁字將通篇一齊收拾，何等見識，何等氣力，精神意興何等融貫闊大！掀翻金灶，踏倒玉樓，將從來題詠一掃而空，真千古絕調！宜太白為之擱筆也！若上句解作昔人真正仙去，則詩中連下空餘，空悠悠等字，如何解說？且入仙人之境，覽仙人之跡，當脫卻俗念，屏去塵緣，如何反切念鄉關，且鄉關不見而至於愁也？愁字，俗極，笨極。愁在鄉關，更俗，更笨！無論青蓮斷無擱筆之理，中晚諸公，亦將握管而群進矣！」

道學先生所解如此。畢竟道學先生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賢臣，姓文名白，表字素臣。聽解詩者何人？是本朝第一位聖君，年號宏治，廟號孝宗皇帝。這賢臣何時解詩？這聖君何時聽解？事尚在後。

且說文素臣這人，是錚錚鐵漢，落落奇才，吟遍江山，胸羅星斗。說他不求宦達，卻見理如漆雕；說他不會風流，卻多情如宋玉。揮毫作賦，則頡頏相如；抵掌談兵，則伯仲諸葛。力能扛鼎，退然如不勝衣；勇可屠龍，凜然若將隕谷。旁通曆數，下視一行。間涉岐黃，肩隨仲景。以朋友為性命，奉名教若神明。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，不識炎涼的名士。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領，是止崇正學，不信異端。有一副大手眼，是解人所不能解，言人所不能言。記得成化元年，朝廷命景王見濠，太監靳直，兵部尚書安吉，至南京祭告孝陵，並赴蘇、常兩府，查閱江海門戶，操兵防倭。安吉至蘇州，借觀人才，以《三教同原》命題試士。素臣既不信仙，尤不喜佛，作詩兩首觸之。其詩云：

深耕溉種在書田，非種當鋤志已堅。
性道朝聞甘夕死，明新得止欲歸全。
豈知南極三千鶴，不識西方九品蓮。
忽聽蜂然邪說起，摩挲秋水拂寒煙。
聖道巍巍百世尊，那容牽引入旁門！
昔人附會成三教，今日支離論一元。
使者經綸從可識，諸生誦法竟何存？
迂儒欲叫連天屈，萬里燕京即叩關！

安吉見詩大怒，欲褫其衣頂，羅織其罪，致之死地。訪聞是蘇州府第一名士，但有孝行，並無劣跡，欲發中止，惟記其名籍，恨恨而已。

且道素臣是蘇州府那一縣人？何等閥閱？有何勢力，如此敢作敢為？這文素臣名白，是蘇州府吳江縣人，忠孝傳家，高曾祖考俱列縉紳。父親道昌，名繼洙，敦倫勵行，穎識博學，由進士出身，官至廣東學道，年止三十，卒於任所。夫人水氏，賢孝慈惠，經學湛深，理解精透，是一女中大儒。生子二：長名真，字古心，素臣其仲子也。文公赴廣時，路產一女，落盆即死。水夫人既寡，只此兩子，愛子如寶，卻不事姑息，督之最嚴。素臣生時，有玉燕入懷之兆，故乳名玉佳。文公夢空中橫四大金字，曰：「長髮其祥。」又夢至聖親手捧一輪赤日，賜與文公，旁有僧道二人爭奪，赤日發出萬道烈火，將一僧一道，登時燒成灰燼。文公知為異端，故尤愛素臣。

素臣幼慧，方四歲時，即通四聲之學。文公每置膝上，令其諧聲，以為笑樂。偶問其志：「願富貴否？」曰：「願讀書。」「欲中狀元否？」曰：「欲為聖賢。」文公頗驚異之。十歲即工詩古，涉獵史子百家。十八歲，游庠後，益事博覽，精通數學，兼及岐黃、曆算、韜略諸書。性惡佛、老，遇佞二氏者，必力折之。水夫人嘗謂曰：「佛、老固謬妄，但世人沉溺已深，非口舌所能挽；何必好辨以賈福？」素臣曰：「母親之訓當遵，但本性使然，矯矯實難。且冀百有一悟，亦為正道稍樹藩籬耳！」水夫人笑而頷之，遂不復禁。

故素臣應觀風之試，忽見《三教同原》一題，正性勃發，遂作前兩詩，以觸安吉，幾賈奇禍也！水夫人有弟，名雲，字五湖，最愛素臣，常稱為豐年之玉，荒年之谷。因性耽隱逸，一日挈家而去，不知所往。五湖而外，有季叔，名雷，字觀水；族叔名點，字何如，俱與素臣同筆硯。親友中，申心真、景敬亭、元首公、金成之、景日京、水梁公、匡無外、餘雙人等，為莫逆交。觀水嘗謂心真輩曰：「使我等並居廊廟，共行所學，致君澤民，雖臯、夔、周、召，所不敢居；恐房、杜、姚、宋之盛，尚當過之！」時心真等皆以為然。首公復請觀水月旦諸人。觀水曰：「公等皆卿才，日京用壯，非絕塵，即敗輶耳！」指素臣曰：「此視所遭耳，不幸則為龍比，幸則其功業所至，殆未可涯量！」心真等亦以為然。素臣妻田氏，係河南內黃田翰林之女，通詩習禮，與古心妻阮氏共事孀姑，曲盡婦道。水夫人亦愛之如女。一門之內，雍雍穆穆，元氣盎然。

素臣常思遨遊名山大川，以廣聞見。且遍覽山川形勢，物色風塵，以為異日施措之地。因兄弟和樂，琴瑟靜好，聚順歡然，兼有賢母訓誨，學業日進，遲而未發。一日，閱邸抄，見宦寺擅權，奸僧怙寵，時事日非，不敢再緩，遂請命於水夫人。水夫人慨然道：「夫教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安可守溫清之細節，忘率土之大義耶？」素臣之叔何如，知有遠行，約了諸相好作餞。因梁公遠遊，日京外出，只有心真、敬亭、首公、成之、無外、雙人等七人，攜樽挈盒而來，與素臣送行，並邀古心入席。成之欲取酒籌行令，敬亭道：「知己談心，不必乾以酒政，還是講學論文罷。」首公道：「今日為素兄餞行，須借酒以壯行色。酒籌太熱，酒太多，講學論文太冷，酒太少。我等九人，俱有素性，今日挨坐而來，各言所志。言畢者，進以巨觥，各人俱酌酒相賀，以志之高下大小，為酒之數。在乎冷熱多少之間，可乎？」眾人皆稱善。

首公因令人滿斟一杯，送與心真道：「請教。」心真讓素臣，何如道：「弟與古心在座，素臣自然不便。」心真道：「如此，

反主為客了。愚所已過四句，落拓無所成就。塵世軒冕，久已視之若無；心胸壘塊，固亦澆之不盡。雖然，竊有慕焉：鄙食其為漢之迂生，廷叱天子而神獨王；魯仲連為齊之高士，辭烹諸侯而氣不沮，為人排難解紛，而不居其功，與人休兵息爭，而不避其禍。此愚之志也！」說罷，舉酒一飲而盡。首公拱手道：「此丈夫之志也，小儒聞之，掩耳矣，宜進三爵！」心真不肯，勉飲了兩杯，合席各飲如數。

次及敬亭，敬亭不為虛讓，因說道：「愚年雖未及四十，而去日已苦其多。功名之事，等諸浮雲；性命之圖，危若朝露。欲寡過而未能，思養心而鮮要。目下探詩程朱，於主敬二字，稍有把持。倘得功夫純熟，不至如野馬無羈，便是弟的進境了！此外更何所求？」素臣肅然改容道：「此聖賢學問，非敬兄不能行，非敬兄亦不敢言。在座諸人，雖各有所懷，諒無有出乎右者！這必當賀三爵！」素臣、首公等俱應道：「是。」敬亭也就不敢推辭，大家都飲了三杯。

首公告過罪，即說道：「江河日下，教化凌夷。弟若遇時，欲復大司徒典教之舊，以論秀才升之法得真儒。即就現在官制而論，亦須專責國之課教貢士，如胡文定公經義治事之法，力行十年，必有真士出乎其中。然後分發郡縣，使為司鐸，以教天下之士。教有成者，升之太學；即士之升有多寡，以定司鐸之優絀。其優者，不必遷官，但優以爵祿，如漢守令故事。如此數十年，則人才日盛，教化可興矣！」敬亭道：「弟思獨善而不足，兄已兼善而有餘。宜進五爵，為天下慶得人！」素臣道：「禹、稷、顏回，同道，也是三杯罷。」因又各飲了三爵。

次及成之。成之道：「弟與何如、雙人為同志。何如不僭客，讓無外選說，我等三人同說，可乎？」因及無外，無外持杯大笑，心真問故。無外道：「弟自笑弟之志，沒文理，沒嚼爛耳！諸兄之志，皆希心聖賢，援引古昔，麟麟炳炳，蔚然可觀，才算得志願。至如弟者，只知道把酒問天，看花踏月。焚一爐好香，撫瑤琴數曲。烹一壺好茗，讀《楚些》數章。潑幾幅米家山水，繡幾首崔珣鴛鴦。遇貧交緩急，敝簾不吝千金；逢齷齪鄙夫，老拳何妨一擊。贈寶劍於烈士，拔佩刀於不平而已！諸兄聞之，得毋駭然乎？」心真道：「樂己之樂，道不背首聖賢。憂人之憂，情豈同於沮溺？方將率天下孤寒，向門俯首，又何敢笑？應進三爵。」無外只飲兩杯，眾人如數賀畢。

成之、雙人、何如同說道：「我等之志，齷齪卑鄙，本無足道。但不可匿而不陳。我等所願者，掄元魁於鄉會，占鼎甲於臚傳；蜚翰苑之英聲，著木天之清望。量才玉尺，桃李盡入門牆；藏簡名山，神鬼皆為呵護。老嫗俱拜樂天，外夷咸知蘇軾。顯祖宗於鳳詔，垂姓字於瀛州而已。」說畢，各飲了一杯。敬亭、首公俱贊道：「才人本色，名士風流，宜賀三爵！」成之扯住不肯，因各賀了一爵。心真道：「如今要請教古心昆仲了。」

古心正待開言，眾人道：「景相公來了。」只見日京滿臉酒容，一腔怒意，氣衝衝的直走入來。敬亭道：「吾弟在何處飲酒？因何發怒？讀書人第一要涵養氣質，不該有這般光景。」日京道：「大哥，你不知原委，先是兜頭一蓋，把兄弟要嘔死了。」素臣道：「日京天性爽直，必有原故，敬兄且不必埋怨，待日京說明原委，再作理會。」古心道：「日京飲怒未息，且飲了人席三杯，消一消怒氣，再講不遲。」家人斟酒，遞上。心真道：「酒且慢吃，待日京說明，才吃得爽利。」無外道：「我也急要聽個明白，且把酒歸了壺，省得寒了。」

日京按住酒杯，說道：「悶酒易醉，我在家陪一極不相知的至親，不知吃了幾杯，送他出門，就撞了這一樁悶氣，把酒都湧在心頭，那裡還吃得下！且待我說明了，吃個爽利罷。各位來約，值我外出，直到昨日二更天回家，方才知。一早就起來，偏撞著這位至親，只得陪他吃了點心，就對他說公席錢行的話。他說：『早著哩，我們許久不會，正要敘闊，難道只有文素臣是朋友嗎？』『首公欲問那至親何人，卻被無外止住。日京道：『我那時心裡就悶得慌，沒奈何留他吃飯，被他絮煩一個沒住頭，也不知他講了些什麼話。直陪他吃完了飯，送他出門，一徑往這裡來。到得縣前，平白地擁出許多人來，把我截住在那邊，只見有七八個人，都打得兩腿血淋，看的有整百人，一片聲替他叫屈，說是真正奇聞。』因笑道：『我那時就把錢行之事攔起，擠進去細細根問。才知道那二十五六歲年紀，白面孔，額上有一個大黑痣的，叫做屈伯明。』

首公失驚道：「屈伯明是貧而有意的人，他為何事？他也是秀才，這瘟官難道就敢加刑嗎？」無外著急道：「現是牽枝帶葉的說了這半天，還沒頭沒腦，首兄怎只顧打斷他的話頭？」日京道：「打的卻不是他。他住在北關外，訓蒙餬口，有妻子何氏，相貌端正。不知那一日來了一個五台山化緣的和尚，說會祝由治病，叫做行曇。看上何氏，幾番到他家去募化，何氏回絕。到前晚三更天，行曇撥門進去，脫衣上床，竟去強姦何氏。何氏不從，極聲喊叫。鄰人聞聲赴救，被行曇打傷了好幾個，赤體逃跑。哄動了一關的人，直趕到幾里路外，才拿著了。因這賊禿跑急了，黑夜慌張，跌在一個野坑裡，滿身臭糞，才被眾人捉住。到館中，叫了屈伯明，一同進城，解官審究。縣官不肯坐堂，押坐班房裡面。今日才叫進去，將受傷並捉獲的人，打得死去活來。說是鄰佑地方，並非應行捉奸之人，又未在奸所捕獲。將行曇竟行釋放，罵也不罵一聲。屈伯明上去叫屈，縣官不理，立時攆出。我那時恨不得撞進縣去，打這賊胚一頓，奈是白衣，也沒有這個道理。一路越想越氣，幾乎把肚皮都憋穿了。不料走進門來，又受大哥一番埋怨。」

無外一面聽，一面摩著肚子道：「這須用去年三月初頭那響雷，把賊官賊禿一斧一個，登時劈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氣。」敬亭道：「我不知就裡，所以埋怨。若是我在那裡，也要生氣。」古心道：「總之是個和尚，便有五六分可殺的了。奸邪賊盜，到了無可奈何，就去削髮避罪。今日強姦之事，本不希奇。但可恨瘟官枉斷，真屬千古奇聞！」成之道：「柯渾是廣東人，廣東省有許多州縣，婦女以行奸下蠱為事，夫男明知不禁。鄰保捉奸，柯渾必反以為奇聞！」心真道：「丈夫不在家，婦女喊救，鄰保若不赴援，必至失節後已。為奸所打傷多人，赤體被獲，豈猶有誣拿之事？而雲非奸所捕獲！柯渾也是科甲出身，如此斷法，真屬喪心！」何人道：「柯渾喪心，必得惡報！但何以如此喪心？其中定有別故。」首公道：「伯明有志之士，這番冤抑，焉知非激之使奮？仕途狹窄，恐非柯渾之福。」雙人道：「行曇強姦未成，應得重罪。而脫然法外，真屬不平。」敬亭道：「行曇亦必得惡報，豈能終逃法外耶？」素臣太息道：「水有源，木有本，奸僧肆惡，總恃佛為護符，安得掃除蕪穢，為拔本塞源之治哉！」成之道：「事已如此，空言奚益？我等且完正事，鄉鄰之鬥，暫且擱過一邊，待他日各有際遇，再行廓清未晚。」

家人們早已添上杯箸，把原斟的換過。日京更不言語，連飲三杯，說道：「小弟之志，微類心真、無外兩兄。而與家兄輩，則迥乎各別。弟性粗豪，未嘗學問，也不識理學淵源，也不論詞宗同異，也不耐煩與腐儒酸子，鎮日沒嚼爛的歪纏，遇有際會，捫蝨而談，下馬作露布，上馬殺賊，如耿恭、班定遠輩，立功絕域，圖像凌煙。倘時運不濟，便牛角掛書，鰲頭飲酒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一腔熱血，遍灑孤窮，吾願已定！諸兄得毋笑其狂，且嗤其妄乎？」首公道：「這才是英雄作用。覺弟輩所言，不脫俗儒腔調，此一席話，幾如羯鼓，解穢矣！」因喚人斟上五爵。敬亭道：「舍弟粗豪，首兄不肯其率爾，以五爵相賀，殊非朋友之道！」日京止肯吃一杯，被首公、心真、無外，勸足了三杯。

日京請問古心之志，古心道：「弟本拘迂，初無大志。惟願取科甲以顯親，絕仕進以全性。彩衣侍母，青氈課子。種幾株修竹，拓一本《蘭亭》，耳聽些好鳥枝頭，眼看些落花水面。我尋我樂，吾愛吾廬而已。」心真、成之、無外俱贊道：「古兄之志，進不求榮，退不遺世，養親教子，篤盡天倫，閉戶讀書，自得至樂，較我等所言，奚啻上下床之別。宜進五爵！」古心止受一爵。被敬亭苦勸，後受一杯。眾人賀畢，未及素臣。素臣命童兒奚囊，拿過花箋一幅，援筆書《古風》一首。其詞曰：

深山之深白雲封，青天白日無人蹤。擁書萬卷圖百卷，千紅葡萄雙芙蓉。一發書，一披圖，時乎嘻笑時嗟吁。嗟吁嘻笑兩無極，芙蓉光芒射四隅。山間靈怪走欲盡，指天直落日中鳥。雙劍入匣破泥甕，光凝琥珀浸頭顱。高歌太白、襄陽句，清風明月來相娛。上方星斗供攬擷，下視塵世如蟻蛄。君不見漢兩京，晉三都，其文空在人俱無？江水東南流不轉，功名富貴真土苴！讀書舞劍更酌酒，此樂那復思銅符？山中雲，雲中山，爾能容我之癡頑？與爾百世常相守，魂魄安能離此間？

素臣寫完道：「此鄙志也。」眾人看過，俱嘩然道：「詩雖絕佳，不過淵明無功之流，何足以辱素兄？知己相聚，乃有隱情，

該先罰三大杯，重複宣示。」因大家立起身來，逼著素臣飲酒。素臣無奈，立飲畢，拱令還座，然後說道：「弟之本願，實止於此。諸兄既眾口一辭，弟亦卒能致辯！弟向有一夢想，本不可以言志，今被諸兄相責，只得也說出來，以博一粲。慨自秦漢以來，老、佛之流禍，幾千百年矣！韓公《原道》，雖有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之說，而托諸空言，雖切何補？設使得時而駕，遇一德之君，措千秋之業。要掃除二氏，獨尊聖經，將吏部這一篇亙古不磨的文章，實實見諸行事，天下之民，復歸於四，天下之教，復歸於一。使數千百年蟠結之大害，如距斯脫。此則弟之夢想而妄冀者也！」心真等七人，俱以手加額，極口贊歎道：「此非素兄不能行，非素兄不能言，不朽之功，無疆之福，古昔聖賢所實式憑之者也！我等俱在下風矣！宜飲百觥酒，賀亦如數。」日京復撫掌道：「我受著一肚子惡氣，正沒發洩。如今素兄要除滅佛、老，行曇之斷，定該鼻首示眾，這劊子一缺，捨我其誰？」何如道：「百觥太多，在座也沒幾人能飲此數。各飲五爵，無徒慕虛名，而無其實也。」無外道：「有此非常之志，必受非常之賀。五爵斷不足酬。」從三十、二十觥，減至十觥。素臣被眾人逼著，只得飲了十大杯。眾人俱賀十杯。成之量窄，無外代飲如數。

無外更與日京、心真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向素臣復賀，大家吃得盡醉。首公問素臣：「此行先往何處？專是遊學，抑有別故？何日回家？臨期我等好來接風，再圖暢敘。」素臣道：「弟此行欲先往江西，登滕王之閣，望豐城之氣，泛鼓蠡之湖，躡匡廬之頂。歸途，則由山陰、禹穴，以探天台、雁蕩諸勝。如蘇黃門之欲以名山大川，廣其志意，非有他故也。出月初二日即行，歸期未可預卜。大約少則三四月，多則半年，再與諸兄把臂。」日京道：「休聽素兄瞎話，那裡是遊學？韓太尉且靠後，肯學蘇黃門。他的心曬乾了，比筈門還大哩。」素臣笑道：「昔人云：『膽欲大而心欲小』，若果如日京所言，則弟為天下之妄人矣！」「雙人道：「聞學憲已經出京，不知先按何地，還須速歸為妙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韓太尉蘇黃門則吾豈敢？尚不至如村學究，戀戀於雞肋耳。」遂大家一笑而別。

素臣擇於成化三年三月初二日起身，諸言志者俱來送別，獨有日京不知所往。素臣拜別祖先，向水夫人房中叩別，聽了囑咐，別過兄嫂，囑妻田氏小心侍奉，吩咐老家人文虛夫婦，紫函、冰弦兩個丫鬟，在家照管，帶著小童奚囊，別了親友，竟望江西而來。正是：

馬當風想滕王閣，文種潮生西子湖。

總評：

或問解《黃鶴樓詩》固屬高妙，特崔司勳非不信神仙者，其《臨華州詩》云：「借問路旁名利客，何如此地學長生。」此則詩本不作此解，曰不作此解詩便不佳，並諸跌頓虛字俱講不去。古人作詩，每避熟就生，不肯人云亦云。《詠黃鶴樓》詩固無不頌神仙者，故以子虛烏有翻之，此避熟就生之法也。如《青雀西飛》一詩，斷難以頌神仙解之，而玉溪先生亦豈不信神仙者邪！何其言神仙之子虛烏有，與司勳如出一口也！司勳、玉溪皆非道學中人。作者因此《黃鶴樓詩》，以神仙為子虛，又未經前人道破，故借之以作入筆，亦避熟就生法也。其引玉溪詩者，殆即恐後人有此一疑耳。《玉溪集》中涉神仙者，不一而足；其獻成叔一首，則通首皆頌神仙矣！亦得雲《青雀西飛》之詩本不作子虛烏有解耶！

此篇入筆、出筆總論略言之矣，而細微曲折之處，其靈妙更有可論者。此書為辟除二氏，而設他手入筆必雙提佛老。作者乃專提老氏，後始兼及釋氏。三首詩分兩層說入。專則素臣所解，兼則素臣所作；專則一首，兼則兩首。夾敘日京一段，又專論釋氏，不及老氏；直至素臣言志，然後雙提佛、老，總不肯下一直筆、呆筆。武夷九曲，以曲取勝；此文入筆亦然。

專及老氏，即提出弘治、素臣以定一篇之綱領；兼及佛氏，即提景玉、靳直、安吉以清全書之眉目。抄襲者必挈領，建屋者必築基，文法之秘莫大於此矣。

以一夢起，以一夢結；以一詩起，以一詩結，皆此書極大關鍵。而總論未及，何況其餘。實□身入寶山，遍地琳瑯、美不勝收，目不暇給故也。引伸觸類才能無待於後人閱者尚垂意焉！

甫出素臣，即繼以路產一女，落盆即死。既已落盆而死，何必贅述，善讀者必將深思其贅述之故。及讀至「只此兩子，愛之如寶」等句，方知其意，跌重下文，便撇去，不思明示以間，而使人思復彌其間，而使人不思顛倒後世才子之心而簸弄之，遮瞞後世才子之眼目而蓋覆之。神矣，化矣！

赤日發出萬道烈火，將一僧一道燒成灰燼，明伏後文而不嫌其直，以夢固靈物也。中國外夷道觀、僧寺安可紀數，故須萬道烈火，而所燒實止一僧一道。何等包括，何等明白！

日京入席時，容貌辭氣活畫出一位豪爽莽直英雄氣象，真虎頭、道子寫生手也！無外摩肚亦是寫生，然自是無外，不是日京。

十人言志，一段大文、正文；中央十人論奸事，一段小文、閒文，以激盪之，非止橫山截水法也。而人各一論，或莊或諧，或詈或慰，無一筆雷同。其伏後文諸事，如帷燈、匣劍，奇妙極矣！尤妙在素臣一海論，與後文辟除本志默默相感，脈脈相通，更不辨孰為大文？孰為小文？孰為正文？孰為閒文？此之謂神化！

素臣言之，本可即出正意。而復用古風以離之，總不肯作一呆筆、直筆；武夷九曲，只此一回盡之矣。素臣言志，即出正意，亦非呆、直。而加此一曲，便極靈活。將平生本願翻作夢想，一若古風所云：乃其真志者。然如珠走盤，令人目光閃爍不定，真是奇現。

文幸加此一曲，固入妙矣；而知己相聚，乃有隱情，如眾人公論何妙？在開後局一回，即借眾友違心之譏，敘出素臣避世之念，而證之以梁公雙人歎之以長卿，遂使深山一歌，絕無可議，所謂筆補造化，天無功也。前輩有雲：讀才子奇文，一毫性急不得。餘於此書，屢疑屢論，屢悟屢悔，始信其言為不易之論。